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八

子 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絶去禮學

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虚可以為法

隋經籍志曰自黄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説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茍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漢志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有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鬻子一卷

鼂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馬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逄行珪注永徽中上於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

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葢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别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逄行珪所獻其文大畧古人著書不應爾㢘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畧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巽岩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其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録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依託也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何邪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畧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

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麛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鷙鳥將擊卑飛翩翼虎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

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畧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叙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録之永嶶中逄行珪為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十有二篇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

所校唐鄭縣尉逄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為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鼂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葢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

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

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由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敝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歟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

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

朱子語録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與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術冲嗇不肯役精神　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脱云老子乃矯時之説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

見故亦不脫灑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晝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

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黄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老子

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為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為謚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盖

公葢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濵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元稱其非真殆以此歟傅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鼂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為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即廓也

老子畧論一卷

鼂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於老子而老子論無資

於易則其淺深之效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元學盛行弼之談元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元義鼂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為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

明皇老子注二卷　疏一卷

鼂氏曰唐元宗撰天寳中加號元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

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為食母增之贅矣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鼂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嗣臧元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褚糅劉進喜蔡子晃成元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

名止二十有九盖君相自以為一家言并數之耳
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元英為皇朝道士則唐
天寶後人也以絶學無憂一句附絶聖棄知章末
以唯之與阿別為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遠

唐睿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僞蜀喬諷撰諷仕僞蜀爲諫議大夫知制

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

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
句畧為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
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
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德經

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目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　王雱注二卷　吕惠卿注二卷

陸佃注二卷　劉仲平注二卷

鼂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温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吕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元以為道之所由出蓋至於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求之終篇膠於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為可絶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盖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盖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毁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爾其解是謂襲明以為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朱子雜學辯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

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為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於學文詞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太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為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太昌撰其序言多爲訓老而實該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葢以易爲六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癸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録其遺言爲十二篇云按劉向録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録暹注與

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顔籀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盖元魏人也

河東柳氏辯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注訓或謂其書録老子遺言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即考字盖駮書也其渾

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童曰嶢音堯山高貌或作嶤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閔其為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元真經柳子厚為刋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刋之書世不可見

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薦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鑾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歛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

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黙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元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唐朱元注缺府言一篇或取默希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鼂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黄帝老子清虚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虚真經景德中加至德

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肆耳目之欲而不卹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内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偽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狗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爾非不

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畢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為立巖墻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内嗚呼以此自為則為愛已以此教人則為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河東柳氏辯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産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

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鼀公五年鼀古文僖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渻

子　湝音省　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槪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

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為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為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徽知之至於逐事為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

經不類亦此意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朱子語録曰列子平淡疎曠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

峻奇列子語温純柳子厚常稱之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

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聞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二卷

鼂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

郭象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為蒙漆園吏按漢書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為三十三篇内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没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虚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掊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而放者猶自謂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

下横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熈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為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為陽訾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讵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盖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為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為尊我開闗揖而進之乎竊懼夫

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隷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

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

之本意
朱子語録曰莊列亦似曽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睥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

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曾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是在僻處自説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

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即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

成元英莊子疏三十三卷

鼂氏曰唐道士成元英撰本郭象注為之疏義元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王元慶邀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深故別立篇目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鼂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絶學習失莊生之㫖因再為之解凡九萬餘言

呂吉甫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年先表進内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雱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黄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鶡冠子八卷

鼂氏曰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

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黄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

昌黎韓愈讀鶡冠子曰鶡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黄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辯鶡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

鶡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

篇頭與鵩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高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盡出於黄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鶡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盖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録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

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寛尊上卲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

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

自今考之柳説為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

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亢倉子二卷

鼂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

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

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

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録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鋭於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内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

璨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迫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佚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掊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

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九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録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素書一卷

鼂氏曰題黄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龎雜無統盖采諸書以成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傳會依託以為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黄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盖誤也晉亂有盗發子房塜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

世末有信之者

十一賢注陰符經一卷　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鼂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黄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元女或曰黄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黄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黄帝書也盖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盖

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朱子語録閭丘主簿進黃帝隂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却無蹺欹如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為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李鑒李銳楊晟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

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説疑後人假托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為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幷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演其説為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陰符經辯命論一卷

崇文總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代人所作因編次而正之今别為古字蓋當時道書所得之本也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總目題云元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為爾托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畧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

陳氏曰即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列於道家安國以為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㫖總目録之

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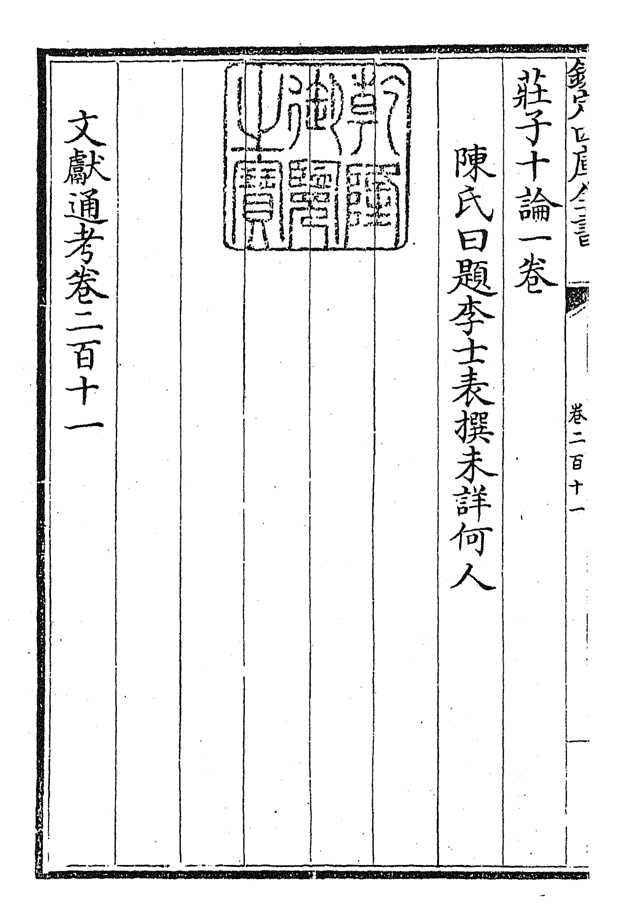
陳氏曰唐志云光啓間隱民盖其自敘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鼂氏曰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其意以為黃老之道内足以修身外足以治國者分為二十門

元真子外篇三卷

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元真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内篇矣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 經籍考三十九

### 子

法家　名家　墨家　從横家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恩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

親傷恩薄厚

漢志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志六部合七十二卷

唐志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尹知章以下不著二家二十五卷

宋三朝志七部六十七卷

宋兩朝志三部二十六篇

宋中興志四家四部五十卷

管子二十四卷

鼂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畧序云唐房元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没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元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陋其不知禮義者以故謂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已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强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

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泰侈聞者蓋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禮為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則其為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因為是正其文字而辯其音訓云

東坡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

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葢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劒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

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鼂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

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絶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

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畀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高氏子略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創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

以銷靡破鑿變徙刻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為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巧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況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繄誰之咎耶漢唐之君

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為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盖三代之法甚壊而掃地久矣壊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説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内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

文子淮南徒聚衆詞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邪然以為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崇文總目曰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註按呉兢書目凡書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已

亡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
共為十篇
商子五卷
鼂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
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
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
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
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

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矣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盖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為根本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露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

不知當時何以為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為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耶

陳氏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慎子一卷

陳氏曰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於申韓稱

之唐志十卷滕輔註今麻沙刻本纔五篇固非全書也按莊周荀卿皆稱田駢慎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盖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

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不擇其下為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人不得其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鮮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令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韓子二十卷

鼂氏曰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説林説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復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

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

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甞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右法家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警者許也則音工釣反苟鉤鈲析亂而已鈲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漢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文子三卷

鼂氏曰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序稱尹文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前漢藝文志叙此書在龍書上顔師古謂甞説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没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

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熈伯繆襲字也傳稱統卒於獻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師豈史之誤乎此本富順李氏家蔵書謬誤殆不可讀因為是正其甚者疑則闕焉

高氏子略曰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録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畧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

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衆之法平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識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為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為甚明非學乎此者也鼂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考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

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薫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黄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

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鈃尹文聞其風而恱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
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多其自為
太少盖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鈃而文
不預又别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
淺多及釋氏盖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周氏涉筆曰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劉向謂其學本
莊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

以法為柄芟截文義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斡動宇宙其為法則然蓋申商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事云者翕張與奪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為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然則猶未識老氏所謂道也

陳氏曰漢志齊宣王時先公孫龍今本稱仲長氏撰定魏黄初末得於繆熈伯伯又言與宋鈃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則不然也龍書稱尹文乃借文對齊宣王語以難孔穿其人當在龍先班志言之是矣仲長氏即統也邪熈伯名襲

鄧析子二卷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為二篇

鼂氏曰鄧析二篇文字訛缺或以繩為澠以巧為功頗為是正其謬且撮其㫖意而論之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為本以義為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頌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非出於道德而然邪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

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歂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録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駮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

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為政明年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於是為不忠考其

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

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筴其意義蓋

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

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

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旣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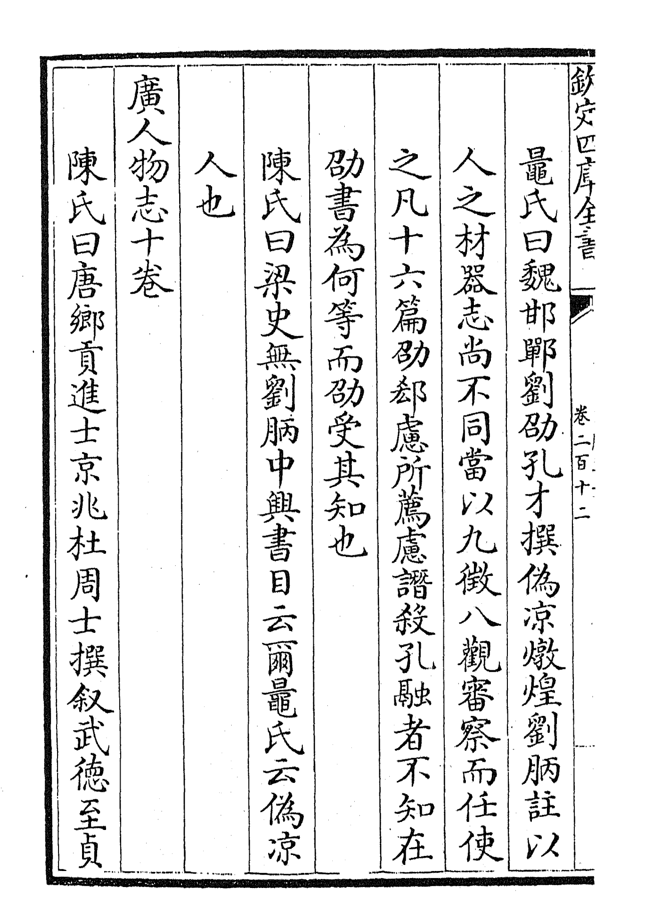
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欲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産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産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産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棋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蹂轥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

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為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析之見殺雖歘之過亦鄭之福也

公孫龍子三卷

陳氏曰趙人公孫龍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辯者也其為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叙孔穿事文意重復

人物志三卷





鼂氏曰魏邯鄲劉劭孔才撰偽涼燉煌劉昞註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劭郄慮所薦慮譖殺孔融者不知在劭書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

陳氏曰梁史無劉昞中興書目云爾鼂氏云偽涼人也

廣人物志十卷

陳氏曰唐鄉貢進士京兆杜周士撰叙武德至貞

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五科

右名家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謂信鬼神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此其所長

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隋志三部一十七卷唐志同

宋志只墨子一部

墨子十五卷

鼂氏曰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荀孟皆非之韓愈獨謂辯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昌黎韓氏讀墨子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作尚皆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説非二師

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高氏子略曰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泰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

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
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為書一切如
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闢可也惟其
言近乎偽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
巽巖李氏曰墨子十五卷所傳本甚古然多脫誤
或次第混亂章句顛倒往往斷爛不可復讀反覆
尋究稍加是正使相聯屬十厘得一二當其合處

猶符節也乃知古書訛謬正坐學者弗習耳博觀深考尚庶幾識其純全云

陳氏曰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軻誦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子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

哉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闊畧於餘子何也盖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概俱欲掊擊聖人鄙堯笑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畧不及之蘇張之功利

申商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説雖斥絶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氷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毋俟於辯析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滛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

鋤而力辯之高氏子畧之言得之矣而其説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為其二家本相為用而咎末學之辯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辯乎

隨巢子　胡非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

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絶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

而刼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

亦卑陋無過人處

石林葉氏曰吾甞從趙仝僉得隨巢子一卷其間

乃載唐太宗造明堂事初不曉名書之意因讀班

固藝文志墨家有隨巢子六篇注言墨翟弟子乃

知後人因公輸之事假此名耳

晏子春秋十二卷

鼂氏曰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

諍之言

陳氏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

柳氏辯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

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恠誕晏子春秋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挈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葢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

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崇文總目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葢後人採嬰行事為之以為嬰撰則非也

右墨家

漢藝文志從横者流葢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諼詐言也

漢志十二家一百七篇

隋志二部合六卷

唐志四部十五卷

宋中興志三家三部四十六卷

鬼谷子三卷

鼂氏曰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

之叙謂此書即授二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梁陶弘景註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以為尹知章註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訓不詳所從出柳子厚嘗曰云云見後段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滑之術審備於章音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倉頡作文字鬼為

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之言畧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柳氏辯鬼谷子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

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能散勢法鷙鳥轉圜法猛獸損兌法靈耆七章

也是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張云陿音洽隘也使人狂狙失守狙子余反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礻⿱𡿺木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高氏子略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

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考其言有曰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静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

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頼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戰國策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劉向録舊號

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缺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鼂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

五號向以為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記楚漢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曽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髙誘註今止十篇餘逸歷代以其記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録難盡信葢出於學縱横者所著當附于此

南豐曽氏序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道塞所以大

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

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

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

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

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説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隠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脱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艶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

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

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

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槪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是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水心葉氏曰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考司馬遷史記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

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為成書直加據定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且其設權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畧然十纔一二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掛牙頰也又為在其皆可喜而可觀哉夫習於猥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為學者心術之巨蠹

甚矣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

陳氏曰尚書郎括蒼鮑彪註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為卷首其註凡四易藁乃定

右從横家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二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四十

子 雜家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葢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漢志二十家四百三篇

隋志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唐志六十四家七十五部一千一百三卷 失姓名六家虞世南以下不著録三十四家八百十六卷

宋三朝志七十部七百三十三卷

宋兩朝志十二部七十卷

宋四朝志一十七部九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十九家一百四十九部一千七百六卷

范子計然十五卷

高氏子略曰計然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烏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歷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强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顔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賔

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
甞南遊越范蠡甲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
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
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
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
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
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狀
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沉沉

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註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註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

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叙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説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問計然荅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呂氏春秋二十卷

鼂氏曰秦呂不韋撰後漢高誘註按史記不韋撰云不韋相秦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

以為八覽六論十二記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敢牾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記者本周公書後儒寘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誤也

高氏子略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蠭議横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吕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葢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録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

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四極國名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弃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氏曰十二記者即今禮記之月令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

鼂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内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為修後漢許慎注慎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

十八篇葢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葢内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為蘇飛李尚左吴田申雷被

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葢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賔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聱峻瑰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

之竒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竒馳儁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葢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儁鋭好竒葢又有甚於淮南内篇一陳與帝心合内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

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
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為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
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
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
出人意表者惟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
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
耳悲夫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且并其事自相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内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為三年喪以不蕃人類又甚矣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注今本記題許慎註而

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子華子十卷

鼂氏曰其傳曰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為魏人既不合又藝文志不録子華子書觀其文辭

近世依托為之者也其書有子華子為趙簡子不悦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牴牾類如此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為耳

朱子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補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澁而理實淺近其

體務為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為造此書以傅會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

秖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

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寛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説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剟他書傅會為説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

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僞書也）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内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絶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

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向其云善持論聚徒著書更題其書皆非當時事辭大抵十卷者編緝見意鳩聚衆語老莊荀孟國語素問韓非楚詞俱被剽拾殆似百家衣褋其實近時文字又多解字義盖古文屢降至漢世今文猶未專行吾嘗疑其三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

說而主老莊又論治古之時積美於躬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驛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諸草交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孼以髠摇之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拳梏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顧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注鷄鳴於塒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有

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人也是書也毋乃黨禁不開善類塗地無所叫號之時乎

陳氏曰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辯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然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也其文不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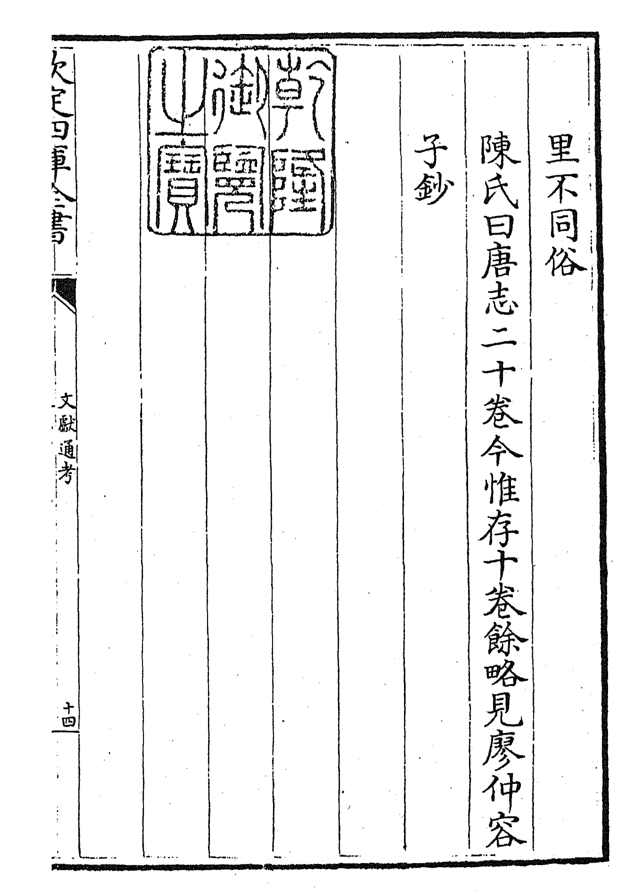
然亦有可觀者當出近世能言之流為此以玩世耳

風俗通義十卷

鼂氏曰漢應劭撰劭字仲遠奉之子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以辯物名號釋時嫌疑文雖不典世服其洽聞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

里不同俗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惟存十卷餘略見廖仲容子鈔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